



一路风尘

王小鹰 著





2 034 4769 9

一路风尘

王小鹰 著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：王从学

封面设计：徐赞兴

王小鹰 著

一路风尘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3.75 插页：3 字数：271千
1987年4月第一版 198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9,000

*

ISBN 7-5366-0207-3

I · 32

书号：10114 · 323

价：2.35元



作者近影

作者小传

王小鹰，女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出生于浙江鄞县。一九六八年到安徽黄山茶林场落户，一九七四年调回上海机电设计院，一九七八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八二年毕业获文学学士，分配到《萌芽》编辑部，八五年调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，现为中国作协理事。出版有《金泉女和水溪妹》、《相思鸟》、《新嫁娘的镜子》等小说集。

目 录

可怜无数山1

星河106

岁月悠悠167

一路风尘250

可怜无数山

—
盛夏晚。

大山里却不热。

山影树影，浸在深蓝的夜色中，很净，很凉。周围高山梯田上时而有蛙声飘来，清亮而悠远。无数支细风从碎石缝、青草尖、竹叶梢和马尾松针束里溢出来，象水一般地在山坳间流淌。

一片干涸了的溪滩，奇形怪状的乱石群，石上绒绒簇簇地布满了狗脊、乌蕨、金鸡脚和风尾草，石间影影绰绰地冒出一丛丛苦槠、板栗、橡子树和青冈栎。

溪滩背后有一座浑实的岭，都叫它大炮岭。

这一带景象荒凉而神秘。

溪水干涸了，溪上的桥还在，而且是座双孔石桥，架在两岸巨岩上。

月亮被大炮岭遮住了，石桥躲在山的阴影里，于是，就有一双人躲在石桥的阴影里。

其实不用躲，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相距有一公尺。一男一女，风从他们中间畅快地滑过。

女的当然很美，不美就没人找她。周围都是黑幽幽的，只有她的脸盘白生生的，让人感到忧郁。

“……给你看信，我姆妈写的。”

夜很浓，男的把信纸凑在鼻尖下，过了一会，他垂下手，抬起头，睁大眼睛看着对方。如果他闭上眼，他这个人简直就象一截不引人注意的树桩，然而他睁开眼，他就是一颗瞩目的星星，谁也想不到他会有这么一双眼，深而且黑亮。

“……你姆妈不愿意你对我好，以后，你别管我。”

白得忧郁的小脸扭向一旁，过了一会，塞过去一包东西，“拿去，姆妈又寄奶粉来了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

“你不要，我就丢到那儿去……”用手指指黑莽莽的石群和灌木。

有两只萤火虫在灌木间盘旋，还有叫不出名的虫在什么地方嚶——嚶——地叫。

“……我又没说不管你，”声音轻柔得象雾，“以后不要在开大会时看那些书，好吗？”

“我给自己订了计划的，四肢发达了，脑细胞不能迟钝

起来……”

“嘘——你这话要让人听见，够上纲上线了。”

不说话了，垂下眼皮，宁愿成树桩。

“不要再惹事生非，给领导留个好印象……我 姆 妈以后总会同意的……于队长为人倒蛮热诚。”

“有时候，我后悔得很，你不应该进出来，你会吃不消的……”

“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……”

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似近似远有响动。

“有人……在哭！”声音哆哆嗦嗦，白生生的小脸猛地伏在对方宽肩膀上。

周围安静极了。

“别害怕，是猫头鹰叫，猫头鹰叫起来象女人哭，阿乡们讲的。”

“你摸摸我手臂，都起鸡皮疙瘩了。”

一钩下弦月，从大炮岭弓形的山脊后面露了出来，向山坳里洒下一片水银般的光华。于是什么都变得清晰起来，甚至辨得清狗脊茎柄上棕黄色的细鳞片和苦槠树椭圆形的卵状叶。

二

大山里什么最好？

溪水最好。

三面山上淌下来的小溪汇聚在一起，所以集溪水湍急如注，长年不绝，活水碧澄见底，呈天然翡翠色，水势由高而低，在水道中的岩石上撞碎了，银珠迸溅。

进山的知青头三天都觉得人生无憾了，有这条集溪水作伴。

时间长了也就不再稀罕。

集溪水跑到上岭脚竹林边上稍稍停顿了一下，于是蓄成一汪清潭，呈梅子形，就唤作了梅子潭。潭边有绿竹掩映，潭水染得墨绿，潭心很深，攢块小石子下去，不起水花，没有声息。

黄昏那一阵，梅子潭是男的天下。把汗浸透的衣服裤子扒得精光，赤条条地跳进潭里，稀哩哗啦地游几圈狗爬式，龌龊没有了，疲劳也没有了。“拱猪”、“争上游”、“一百分”，扑克牌劈劈啪啪摔个通宵，保险不打一个呵欠。

夜的幕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，是从林子里面升起来的。竹林里一擦黑，女的就拥到林边吆喝起来：“棺材——浸久了都变烂木头啦——还不爬出来，让你奶奶们凉快凉快——”

女的叫男的“棺材”，丝毫没有咒死的恶意，稍带点狎昵，山里面天天见面就这些面孔，惯了。

“来吧——要来就来，给你爷爷们擦背——”男的也不示弱，光屁股的扑通扑通往水里跳，踩着水对着竹林叫。

女的嘴凶，“死棺材”、“贱棺材”地骂着，却没有一个敢走出竹林。

只有她，人人都唤她“狐仙”的，双手插着细水竹般的腰，

冲到潭边，骂着：“厚皮棺材，让不让水潭呀？不让？叫你们一个个淹到天明。”捡起一根枯竹枝去挑男的乱搅在石头上的衣裤。

“就让就让，狐仙大姐，就这两件象样点的衣服，撕破了没人给补呀……”

“快滚上来呀！”

“你替我们擦背呀？别走别走呀！”

狐仙，咯咯咯地掩嘴笑着，飞也似地钻进竹林。

于是男的都穿上衣服，在女的嘻嘻哈哈的笑声中满舒畅地走了。

于是女的涌到潭边，不必派人守路，棺材们嘴坏心不坏，从从来打搅她们。

象美人鱼一般，下半身浸在潭水里，散开被太阳烤得黄脆的头发，用香皂涂得满头白沫。

“喂，狐仙，你用的什么呀？怪香！”

“茉莉洗头粉，二郎神去太平镇给我买的。”

“往我头上抹一点，让我也香香。”

“我自己还舍不得多用呢。”狐仙不肯。

“小气坯！”喉咙口嘀咕着骂一声。

“到底是有个男朋友好，砍柴有人替你扛到路口，洗头还有人替你送茉莉粉。”声音是酸的。

“你也去找一个嘛。”

“没有你那张脸盘子呀！”

嘻嘻哈哈地笑着，咕叽咕叽地搓着污垢。

没有谁敢到潭中央水深处，听说水妖会拖姑娘下去的。

洗完澡，三三两两地坐在潭边石坎上，揉搓衣服，说些芝麻新闻，浑身洁净而馨香；每节关节都充溢着轻松的欢悦。

“狐仙，还不上来呀？当心水妖。”

“我不怕，水妖和我三百年前是一家。”狐仙学着在水面上浮起来，平时轻轻巧巧的身子一到水里就变得铁砣般沉。

“山溪水阴损得很，得了风湿病，生不出孩子的。”

“十三点兮兮的，不晓得难为情呀？”骂归骂，到底还是从潭里爬上来了。

嚓嚓地搓衣服，一团一团的肥皂泡沫落在水面上，旋着、余着。竹叶间筛下月光，梅子潭变得斑斑澜澜。

“你们看，姚莹莹穿的衣服哟，啧啧啧……”

双眼皮的、单眼皮的、长睫毛的、短睫毛的，眼睛都朝一个细皮嫩肉的身上瞄，她穿着一件西洋红的短衫，领口开得很低，有一圈缕空的花，隐隐透出天蓝的胸罩。

“嘻——象赤膊一样。”

“怪不得师爷‘阿莹、阿莹’叫得肉麻。”

“那花是怎么挑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是旧的，姆妈年轻时穿的……”

“便当得很，抽丝，再用十字线挑出来。”

“狐仙，你说说便当，也做一件来美一下。”

“我才不要呢，赤膊似的……”

狐仙一向气恼姚莹莹皮肤好，姚莹莹象是白象牙雕成的，听说她的生母是外国人，不稀奇的。狐仙是“黑里俏”，凤眼

巧鼻薄唇，就是皮肤黑，黑缎子一般。

“我只是天黑了才套套的，图它凉快。”姚莹莹从来不和任何人伤和气的。

狐仙把脸扭向一旁，响而脆地打了个喷嚏，刚才在水里太贪凉了。

“三伏天打喷嚏，准有人在想你。”

“当然是二郎神罗！”

“刚才棺材们走出去时，怎么没见二郎神呢？”

“他上五队‘攒背包’（摔跤）去了。”

“他已经从一队赢到三队，听说要攒倒全林场。”

“他肯定攒得倒的。”狐仙尖下巴翘得很高。

“狐仙，别装腔作势了，除了二郎神，还有一个人在想你，我知——道——！”

“十三点兮兮，是你老祖宗吧？”

“谁呀？谁呀？”都哇哇地哄了起来。

“芋——苻——头！”

“于队长啊？”

“十三点兮兮，人家是坚定的革命左派。”

“昨天晚上他把你叫到队委会干什么的？十点敲过你才出来的。”

“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，否则把你攒到潭中心去。”

“领导找群众谈心嘛，正大光明。”得意地仰着脸，凤眼快活得星星般亮，最喜欢听人家说谁谁谁追求自己了，何况点到令人又敬又怕的于队长头上。

“不肯交代吗？来，攢她呀！”疯笑着上前扛头扛脚地把狐仙抬了起来。

“十三点兮兮，格格，格格格……”

都笑作了一团。

呜……呜……呜……隔着竹林，隔着山崖，似乎还隔着什么……

“猫头鹰在叫，嘘嘘！”

都不作声了。

赤裸的手臂和脖子上汗毛都耸了起来。

“回去吧，有点儿冷……”

“死猫头鹰……”

于是把洗净的衣服搁进脸盆，走了。

溪水不声不响地淌着，梅子潭静得象面镜。

竹林间的小路，沙沙沙地响。

三

隔着集溪水，面面相对两幢土砖房，左岸是男宿舍，右岸是女宿舍。

银河都隔不断牛郎织女，何况小小集溪水？不落雨的时候，水浅不过膝，踩着水中的石块，三步二步就跨过去了，涨水时可以绕两里山路，下游有桥，多费脚力没啥关系，男的女的不见面不行。

一间大房间被横七竖八的双层木床隔成四、五个小天地，

有女朋友的男的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出自家的小天地。队里有公共食堂，每天吃煮茄子。宁愿开小灶，点煤油炉下鸡蛋面条，用上海带来的肥皂和白糖到老乡家里换鸡蛋，划算得很。

狐仙走进自己的小天地，梳头，把黑浸浸的长发编成两根辫子，盘在脑顶。然后把旅行袋里的衣服统统倒在床上，一件件捡着。

“狐仙，今晚来‘拱猪’，三缺一，就少你了。”

“不来。”

“我和你对家，准赢，明天敲他们二十只鸡蛋。”

“不来。”

“搭什么豆腐架子！”

“你敢进来！老娘在换衣服。”唰地拉下帐门，帐子是粉红色的，全林场都出了名。

“卖骚！”

“你想要也要不到！臭棺材。”

“娘的……”

狐仙打扮好了，花露水涂得喷喷香，场部百货店的花露水八分一两，香得刺鼻。

从饼干筒里掏出两只桃酥，用手帕包了，掖着，出门了。

大炮岭躲在夜幕后面，模模糊糊，不知它有多高多深。

抬腕看看手表，时间还早。手表是二郎神从手上褪下来亲手绾在她腕脖上的，表面和她的手腕一样宽。全林场哪个女的戴了男的送的表了？二郎神够意思的，就凭这，她也要和他好。他叫她到大炮岭下等他，她就一定要去。

公路的坡度很缓，慢慢地走着不吃力，可以想心事，不过实在也没有事可想，天天过得都一个样，想它作甚么？

转出山坳，大炮岭突然逼近了，象一只张着大嘴的熊。

“死棺材，什么地方不能去，偏要到大炮岭上去玩命啊？”一边嗔怪二郎神，一边在路边青条石上坐下了，脚肚子象抽筋了。

她怕大炮岭，更怕二郎神，她若不依从二郎神，二郎神就会不理她，当着全队人的面，把她送给他的吃的掳出窗口。所以她宁愿答应二郎神上大炮岭的。

山神爷爷保佑，今晚别让鬼跟着我们呀！

“哎哟妈呀——！”她突然拚足力气叫了起来，因为她看见面前忽地冒出一个影子来。

“阿兰，叫……叫什么？”

“傻弟，是你！我的妈呀！”心定了，嘴开始硬起来：“死棺材、贱棺材、烂棺材，寻死呀？”

“阿兰，我老远就看见你走来了，我……”

“嘴巴清爽点，阿兰是你叫得的吗？”

全队人都叫她“狐仙”，只有两个人例外，于忠良队长总是一本正经地叫她“米玉兰”，二郎神老唤她“阿兰、阿兰”的，这是特权。

“阿兰怪好听的……”身上一件烂糟糟的蓝布衫，鼻涕淌出来了，耸起肩膀蹭一下。

“十三点兮兮的，叫我声阿姐还差不多。”

“阿姐……人家戏文里阿姐跟阿弟也有配夫妻的。”又耸

起肩膀蹭了下鼻子。

“死不掉的傻棺材，神经病又发作了吧？”格格格地笑起来，“你是傻阿弟呀，谁跟傻呆配夫妻呀？”

“我会捉田鸡，田鸡肉鲜得很，吃了长命百岁。”逞强地把背后的篓挪到面前给狐仙看，“呱呱”，篓里面有响声。

“寻死呀，给阿乡看见，敲断你的腿！”

“你要到大炮岭去等二郎神。”嗤啦缩了下鼻子，很沮丧。

“下世投胎来等你。”

“二郎神去摔跤，要是断了胳膊拐了腿，你还等他？”声音里充满了希望，眼巴巴地盯着她。

“你咒人，恶棺材，等我告诉二郎神……”她决计不会告诉的。

“二郎神还没来，我陪陪你。”

“死开点！”

“我走了，我走了，大炮岭里有什么？我真的走了……”踢踢踢，拖着双张了嘴的大跑鞋。

“嗷嗷嗷……”心里有点生毛，赶紧叫。

“你叫我死开点的。”

“陪我说会话！”命令的口气，脸上像霜雪一般。呱呱呱，呱呱呱，周围水田里都是田鸡的叫声，像雨一般。

四

很久很久以前，大炮岭是显威得很的。传说太平军在这